



【有所思】

打开春节的方式

□李晓

回望春节的源头，这个盛大的传统节日中，有着人们对天地以及祖先的敬仰。

在春节，我们要做一次深情凝望，凝望祖先宽实高大的身影，寻找你我真正的来处。在团圆的日子里缅怀祖先，我仿佛看到，在层层稻浪里，有祖先勤恳耕耘的身影；在漫天风雪中，有祖先沧桑耀眼的白发。

想起有一年除夕我回老家，在山梁上看见山下绵延着一条小火龙，那是从天南地北风尘仆仆赶回来的乡人，他们高举着呼呼燃烧的火把，照亮回家的山路。其实大多数乡人已在城里买了房，但春节回老家过年仍是他们藏在骨血里的基因。

春节，把故土老家老屋瓦楞上的杂草清除，鱼鳞一样耸动的瓦脊，是乡愁涌动的细小波浪；把屋后的沟渠清理干净，好让开春后清凌凌的雨水哗啦啦流，那是上天的乳汁预备着润泽万物；把老屋门上生了锈的锁重新换上一把，让回家的人感受到老屋的诚意和温柔……村口那棵200多岁的银杏树，乡人们给它披挂上迎春的红绸，一刹那，那些栽树祖先的身影仿佛在枝叶里亲切地晃动。

春节，让我们去走一走亲戚。我老家有一句话说，亲戚是越走越亲。特别是乡下那些与我们在血缘上盘根错节的老亲戚，他们扎根深山，却在亲亲热热的往来中串起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点点藤蔓，也让亲情、乡情之火不急不慢地燃着。在山里，我家有几门亲戚，这些年来，他们有时会担着山里的土豆、红薯、大米、玉米、西瓜、南瓜、茄子、大白菜等特产进城给我们送来。沉沉的担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，那些山里的瓜果蔬菜有着老家山水的气息，只是看一看、闻一闻，一个微缩的故乡便由此定格在我的心房里。

想起有一年春节，我陪母亲去山里走一门外多年不见的亲戚。山色空蒙中，鸟声清脆，我和母亲迷路了。我问一个扛着铁锹的老农，去那位姓卢的亲戚家该如何走，老农热情地给我们指路：“往前走，看到前面有一棵黄葛树，再走过石拱桥，有一户养鹅的人家，那就是卢家了。”果然，我和母亲沿着老农指点的路线，遇到了一群扬颈抬掌、慢条斯理走路的鹅，它们摇晃着肥胖的身子，“嘎嘎嘎”地叫着，用地道的“鹅语”欢迎着我和母亲光临。一见面，那位卢姓亲戚顿时认出了母亲，急忙拍打衣衫上的

尘土，然后激动地和母亲拥抱在一起。亲戚的眼眶里满是喜悦的泪花，像一汪晶莹的湖水。中午，亲戚家的柴火土灶里，一棵槐树的老疙瘩在灶里被燃得噼噼啪啪响，大铁锅里炖的是土豆腊肉，蒸的是乡下的鲊肉、藕圆子、咸菜扣肉。晚上躺在亲戚家雕花的老木床上，我心里油然生出一种似时空穿越般的恍惚感。

今年春节，我还要陪母亲去走一走山里的几家老亲戚。那些山间的春节习俗古风漫漫，既抚慰着人心，也传递着时间的恒久力量。父亲在世时，有个老亲戚常来我家陪父亲坐坐。有一次，这个亲戚突然站起身，一声叹息：“哎呀，我们的孙辈们今后还能这样常常走动吗？”父亲拉住他的手，用幽蓝如老井的眼眸怔怔地望着他，喃喃说道：“我们要把这个好传统传下去，人活在世上，咋能没亲戚呢？”

老巷子，是繁华城市打下的补丁，在烟火漫卷中散发着一个城市最宜人的温度。老巷子里，有补锅、修锁、修伞、做卤肉、制陶罐、弹棉花的手艺人，他们静静雕刻着老巷子的时光。在我所居住城市的一条老巷子里，有一棵老槐树，它身壮枝繁、华盖高撑，于枝叶间洒下了岁月的婆娑流光。今年春节，我还要去这些顽强隐身在城市里的老巷子中走一走、看一看，致敬老时光，也致敬那些在其中生活得安稳幸福的老居民。我还要去那棵老槐树下，摸一摸它铠甲一样的表皮——它已成为我生命之树的一部分。

春节，有一种香，细腻温养着年味。这种香，就是书香。我在城里的忘年交杜先生身体修长、面目清癯。每到春节，杜先生就要去收拾他的书房，书房里有的旧书纸张已经泛黄，充满岁月感。有一年春节，杜先生在书房里摩挲着那些书页，缓缓地对我说：“我们可以做老朋友了吧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临走前，杜先生抽出两本书送给我，一本是明朝张岱的《夜航船》，一本是1978年出版的《中国植物志》。我感动地捧起书，把这友情的象征带回了家。那个春节散发的醇厚书香，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今年春节，我会打开一些平时买回但没来得及读的书，慢慢品味。打开一本书，就是打开风起云涌的山水，打开潮起潮落的时间。

在春节，围绕着祖先、故乡、亲戚、好友以及居住的城市，有太多元素值得我们致敬和回访，就好像打开一瓶时间的陈酿，细品其中丰富美妙的风味，以及关于人情和生活的华章。

【浮世绘】

兰花草

□雪樱

一进腊月门，钟点工英子就辞职不干了，回南山做豆腐去。她开了一家豆腐坊，平时租给亲戚，过年回去自己做豆腐，做好了自己开车往城里送，结识了不少老客户。“看来做豆腐比干家政赚钱多。”我说。她脸上盈着一团笑容，“也是累啊，没白没黑地干，最后那几天根本供不上。”

英子走后，又来了个大姐，姓兰。她五十多岁，身材瘦削，梳一个马尾，听口音就知道她是东北人。早年间离婚后，她带着女儿来到省城，本想投奔亲戚，结果亲戚生意倒闭，落下一身债务。她在饭馆里端过盘子，马路边卖过包子，市场上挑过茶叶，辗转多个行当，兜兜转转，最后选择做钟点工，因为时间自由。过去这一年，她干活断断续续，老家有事，请假一个月；亲戚有事，请假半个月；老家亲人病故，回去一趟，又请假；女儿怀孕产检，隔三岔五地请假，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，“赚得不如花得快，再不工作就要喝西北风去了。”

腊八那天，突然接到兰姐的电话，“女儿住院，保胎，也可能提前剖（剖宫产）。”只言片语，流露出心事重重。这个春节，她注定要陪女儿在医院里度过。兰姐性格直率，干活还算麻利，就是有一点毛躁，经常出点小岔子，但时间久了，也就磨合得没有脾气了。兰姐很能吃苦，早上出门带着饭，每天要跑好几家，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一刻也不停。上个月气温骤降到零下十七八度那天，她骑电瓶车去一位老人家，近一个小时的路程，到了地方，双手被冻得不听使唤，事后她直说“冻傻了”，“离开老家那么多年，我第一次感受到骨头缝里冒冷气。”在兰姐眼中，时间就像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黄金，每一块都不舍得轻易丢弃，哪怕是零星而破碎的一小块，拼凑起来也是闪闪发光的金子，关乎日子的成色。惜时如金，用时间换取生活，她奔波在不同的家庭之间，行走在不同的生命版图，参与生老病死，记录柴米油盐。阿尔茨海默病的痛、单亲母亲带着智障儿子的苦、子女远在国外的孤独等，她早已见怪不怪，似乎是她年老后的一种预演。经年累月，她体内的那只钟盘越拧越紧，眼看起了岁月的包浆，成为生命里的潮汐图，见证一个人的精神进阶之路。

兰姐最高兴的事有二，穿新衣、盼姑爷。她从不掩饰，自己穿的衣服都是“拾”别人的，侄女的、朋友的，还有女儿的，她身材瘦，不挑衣服。有一回，见她穿了双内增高运动鞋，晃来晃去像船似的，有些滑稽，她却说舒服得很。刚入冬

那会儿，她穿了件新羽绒服，白色长款，格外显气质，她说这是女儿逛街时给她买的，打折后还要六百多呢，语气里流转出说不出的满足。她称女婿“姑爷”，姑爷是火车司机，在外地工作，十天半月回不来一趟，所以每次回来家里都搞得非常隆重，杀鸡宰鱼炖排骨，买肉剁馅包水饺。每每说起姑爷的时候，她就神采奕奕，说个没完，眼睛里直放光，好像手底下的活儿再多也不觉得累了，顿时有了节奏感，一派特别享受的模样。

自从女儿怀孕后，兰姐两头忙，出门忙赚钱，回家忙做饭，打理女儿的一日三餐。她经常念叨，要给宝宝准备见面礼，争取攒钱买一对金镯子，要一万块呢。女儿查出妊娠高血压，血糖指标也高，医生让她科学控食、适量运动，每天三餐进食须上秤。兰姐是个急性子，生怕女儿营养跟不上，嘴上起了一圈火泡。每天干完活儿，再晚她也要去趟超市或菜市场，采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回到家还要蒸三合面窝头。最初的时候，蒸的窝头硬邦邦的、不起个儿，连她自己都无法下咽。她逢人便请教，边问边实践，终于掌握了窍门。有时候女儿吃够了，她就得包圆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“小时候家里穷，窝头吃多了，没想到快老了还要继续啃窝头。”兰姐的口头禅是“等我家姑爷回来”，意思是说女婿攒了很多假没休，等他回来，她就能好好歇歇了。谁能想到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医生让住院保胎，她不得不中断手头的活儿，全天24小时专职照顾女儿去了。

兰姐的微信名叫“兰花草”，这是一种生于山坡背阴地的植物，拥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，又名竹叶草、马兰花、鸭跖草。我喜欢“马兰花”这个名，就像回到了姥姥家的菜园子，给人以无尽的亲切和暖意。实际上，在我们身边，像兰姐这样的打工者有很多，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，慢慢地扎下根，安了家，靠赚点辛苦钱度日，但骨子里的韧性和乐观，使他们活得踏实又自足。他们大都过得不富裕，既要抚养家里老小，也要接济老家亲人，甚至好几年春节也回不去一趟，只是定期往一个熟悉的地址汇钱，想家了就打个长长的视频电话，给爹娘报喜不报忧，把在外打拼的委屈含泪吞咽。

兰姐告诉我，她姐姐从老家寄来了六袋自家种的大米，不打农药，无添加剂，吃起来放心。“那么远的路，邮费都快赶上大米贵了，但这是老家的味道，今年过年能吃上老家的米饭了。”她说的时候，有些嗔怪，有些自豪，更多的是一个异乡人不易察觉的幸福感。